

漫人·漫事·漫笔(四十七)

方唐印象

●徐鹏飞

1978年左右,我常在报刊上看到陈树斌的漫画,感觉内容形式都很特别,有一种新奇的冲击力。

1983年,《吉林日报》创办了《五味子》漫画专栏,我与全国许多漫画作者都建立了联系。一次,陈树斌给我来信,建议我参加国外的漫画比赛,可以开阔眼界,活跃思维,并邮寄了参赛规则、方式等。对于当时处在信息闭塞环境中的我来说,犹如打开了一扇对外的窗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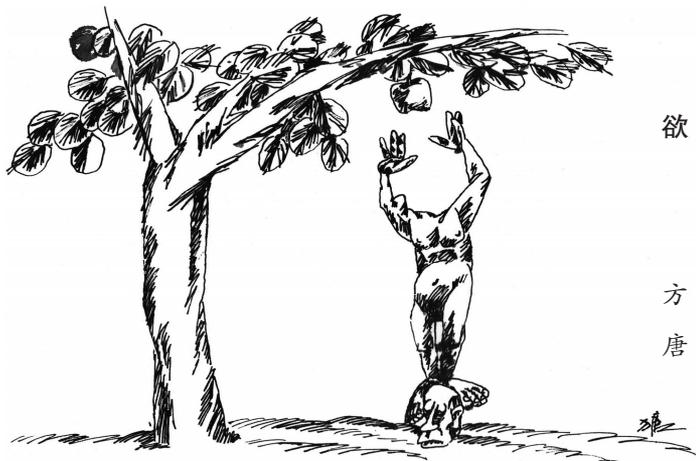
陈树斌,笔名方唐,意为做一个方方正正的中国人,他的第一幅作品是自己贴在闹市区墙上的庆祝粉碎“四人帮”的漫画。此后,他用自己的眼睛和头脑去观察了解世界,不受传统模式的束缚,

画出了具有前瞻意识的独特的方唐漫画,在洋味造型中演绎的都是中国式的幽默。他是最早在《羊城晚报》上开辟“新闻漫画”专栏的画家,每天一幅反映社会真实事件的讽刺画,震动了当时的漫坛!

陈树斌出道前,偏爱印象派油画。他习惯把在报刊上发表过的自己满意的作品,精雕细刻,重新绘制成展览作品。

他是一位甘于寂寞的漫画家,不承担任何社会职务,不抛头露面。他打趣说自己形象不好,不宜出现在公共场所。而实际上,他把所有精力都用在了学习和创作上。

独来独往、我行我素,成为陈树斌的一个标志!



欲
方
唐

“美丽”原来说的不是人

●贝一中

本文绝没有骂人的意思,也不是为了搞怪,而是想探究“美丽”二字的由来。

古人造字,形意并重。“美丽”二字初始的象形和含义都不是摹状拟人的,而是两种动物。

俗话说,民以食为天。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中,食不易是第一位的,居不易倒在其次。没房子可以穴居,无以遮羞可用兽皮,但没有吃的肯定不行。所以,就要通过狩猎和采集解决吃的问题。野果、野菜易得,获取肉食就有难度了。

肉食的来源,无非是天上飞的、地上跑的和水里游的。捕鱼比较容易,但脂肪含量较少,不耐饥;小动物肉量不多,满足不了群体的需要;狮、虎、豹、彘等体量大的

动物,固然可以狩猎、射杀,但降服的风险和代价太大。相比较而言,温驯易捕且能圈养的动物当数羊和鹿了。所以,羊和鹿就成为早期人类首选的美食。

“美”是“大”和“羊”,“大羊”为“美”,可以理解为形体,也可以理解为美味,相似的有“鱼羊为鲜”。“丽”的繁体写作“麗”,模拟鹿的样子:上边的两横象形鹿的两只角或耳朵,然后是两只大眼睛,下方是身架和蹄子。笔画虽然多了些,看上去却很可爱。再将“美丽”放在一起观赏,是不是很养眼?“美丽”最初是描绘羊和鹿的,后来演变为人或事漂亮,直到今天。

照此说来,标题也就通了。您如果以为这是戏说,我认了。

这个死海, 是你父亲亲手打死的

——吹牛带来的乐趣

文/瓜田 图/王成喜

吹牛是人类的一个弱点,说是恶习,亦不为过。人们总是希望自己比现实中更强大,活得更体面,更受人敬重。像阿Q这样的弱势者,改变现状不易,便需要在心理上搞些自欺欺人的名堂,以获得心理平衡。但这种自欺欺人一旦说出来,就是吹牛了。吹牛本质上是一种欺骗,因此总是遭到人们的鄙视。然而,幽默欣赏中的吹牛,却没有欺骗的企图,只是看吹牛者出丑,或者装成吹牛者取乐,是一种审美活动。

仔细说来,幽默领域的吹牛还分两种:一种是傻瓜的荒唐至极的吹牛表演,这是属于降格型的,大家从上面鸟瞰一种吹牛丑态取乐;另一种则是属于升格型,是智者的表演,貌似吹牛,其实是故意出洋相,是一种收放自如的故作大言的幽默表演。关键是必须让受众看懂你的洋相。如果受众看不懂,被你骗住了,那就是表演失败,你就是真吹牛了。

先说傻瓜的吹牛。傻瓜的吹牛也有两种处理方式。一种是段子,是牛吹得比较直白、露骨,不至于引起任何误解,所以段子本身只做展示,没有评价。另一种是段子内容本身就具有揭露和嘲笑的处理。

比如,有一个人说,他遇到过一条大蛇,一张嘴足有十丈阔,全身百丈长。听的人都不信。于是他改口说:“八十丈怎么样?总该相信了吧?”人家还是不信。他就一减再减,减到六十丈、四十丈,直至减到十丈,并且说:“不能再减了。”他又想到刚才讲过的“十丈阔”的嘴,自言自语说:“这家伙怎么长成方的啦?”

在世界剑术表演大会上,排名第三的选手首先出场。工作人员放飞一只苍蝇,选手一剑将苍蝇劈成两半,全场掌声雷动。接着,排名第二的选手出场,他把放飞的苍蝇劈为四瓣。这时候,全场鸦雀无声,静等着排名第一的选手表演。只见他冲着放飞的苍蝇轻轻地划了一剑,苍蝇就飞走了。全场观众发出遗憾的叹息声。选手却解释道:“我没有失手啊!它已经没法儿繁殖啦!”

上面两个段子,本身并没有褒贬评价,但这并不影响识破其丑态,令人捧腹。

甲说:我家有一只鼓,敲起来百里之外都能听见。

乙说:我家有一头牛,在江南喝水,牛头已经靠到江北了。

甲说:哪有这么大的牛?

乙说:没有我的牛,你的鼓皮到哪里找?

有个导游,善吹。他对游客不管讲到哪里,都能把自己的父亲带上。

“女士们,先生们,你们看到的这



个文化宫,是我爸爸主持建造的。”

“这是工会的办公大楼。附带说一句,这幢大楼是我爸爸设计的。”

这时,旅游团来到死海边。导游喊道:“女士们,先生们,这个死海……”

“我们已经知道了,它是你父亲亲手打死的!”游客说。

这两个段子,则是明确无误地把吹牛大王弄到了一个狼狈的境地。

现在,更多的吹牛段子,同样是不加褒贬,但段子的指向早已不是对吹牛者的嘲讽,而是对段子作者的奇妙构思表示赞叹。所以,这类吹牛的幽默,就属于“升格型”的机智幽默了。

博览会上,一位意大利人指着一台机器很不屑地对一位美国人说:“这种机器不行了。我们意大利人发明了一种机器,只要把猪从这一头塞进去,转动机器把手,香肠就会从那一头源源流出。”美国人听了,不以为然地说:“你说的那玩意儿在美国早就淘汰了。在美国,如果机器做了腊肠不合口味,只要把机器把手一倒转,猪又会从入口处退出来,自己走向养猪场。”

某部队常年驻扎在北极圈内的军事基地。

“这儿根本不算冷,”一个老兵说,“我在阿拉斯加待过。那地方才叫冷呢!连炉子里的火苗都给冻住了,怎么吹也吹不灭!”

“那算什么!”另一个老兵说,“在我待过的一个地方,指挥员发口令时,话一出口就给冻住了。这可苦了我们这些当兵的,每次我们都得把这些冰冻的单词在油锅里煎化,才能勉强领会指挥员的意图。”

“升格型”的吹牛,跟其他机智幽默一样,在许多社交场合,也是制造欢乐的利器。幽默大师大言不惭地吹牛,大家也知道这是他的自嘲手段,所以会报之一笑。这种吹牛的要领是,必须让受众“识破”吹牛的伎俩。如果你吹得太认真,大家都信了,就是欺骗了。